

小·门垫儿姑娘

TAPPETINA



作者：Letizia Jaccheri

这个作品受到挪威科技大学 (NTNU) weLead 项目的部分支持。
欲了解更多有关信息，请浏览 <http://www.ntnu.edu/welead>

此作品是通过 upwork.com 的平台被金福芬翻译成中文。

插图是由 <http://snarkies.deviantart.com/> 提供的。

谨把此书献给每一个门垫儿，
无论是由于天性还是出于热爱，
都祝愿她成为一名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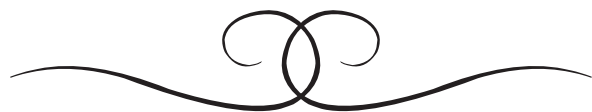


小·门垫儿姑娘 上的是修女教会学校，天使是她最初的偶像。真正的门垫儿女士都有一位门垫母亲，所以小门垫儿姑娘并不是真正的门垫儿。要成为纯血统必须奶奶和祖奶奶都是门垫儿女士才行。借用哈利波特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小门垫儿姑娘是个麻瓜，在纯血统中并不总受欢迎。门垫儿女士拥有物理学学位，但她坚持认为自己对银行账户知之甚少，所以管理账户的事就交给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别的什么人。门垫儿女士每天要为好几十人做巨多的午饭和晚饭。剩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才吃上一个水果柜最上面的一个橙子，这样就不会把东西弄乱。



但“弄乱什么呢？”小门垫儿姑娘问——小门垫儿姑娘是门垫儿中的麻瓜。

门垫儿女士的丈夫，即使是个背叛者，其重要性也居于门垫女士的工作、友谊、以及一切需要之上。





小·门垫儿姑娘 渴望把事情做好，但她缺乏自信。她的榜样都是小门垫儿女士，所以她经常生气，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常发牢骚。她还嫉妒、撒谎、不善交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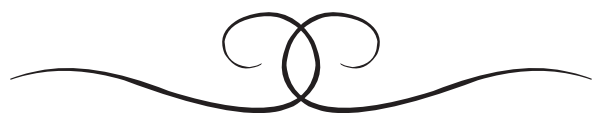
小门垫儿姑娘认为每个人都很刻薄。周二聚会时她和她的门垫儿朋友一起说别人的闲话。她们最喜欢的攻击目标是门导师。门导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不在闲话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当小门垫儿姑娘和她的朋友面带微笑友善助人的时候，自然就显得门导师有点冷漠。她们知道怎样掌握火候，赢得别人的同情。

这个故事的中心元素是小门垫儿姑娘和门导师是同一个人，就像唐老鸭和帕帕里尼科。正如辉儿、杜儿、路儿和史志高叔叔的关系一样，小门垫儿姑娘的丈夫、甥侄女、同事朋友都不知道酷毙了的门导师实际就是小门垫儿姑娘。门导师能挽救所有的门垫儿姑娘吗？

在关照好乐蒂，爱丽，贝塔和拉拉四个甥侄女之后，小门垫儿姑娘素面朝天，悄悄出门上班。在电梯里她变成了门导师，涂上睫毛膏唇膏，穿上阿玛尼裤装。门导师要去意大利都灵执行



一项特殊的使命。她的一个朋友研发了一个算法，可以除掉地球上所有的垃圾。她的这位朋友叫茜茜，是一位有爱心的母亲，一位聪明非凡的门垫儿女士，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明的独创性。所以门导师要及时赶到，在算法被别人偷走，在垃圾入侵地球之前挽救她的朋友和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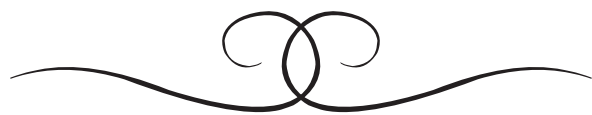
门导师 在她黑皮夹里的迷你乌班图打开了两项应用，一项用来监视茜茜的实验室现状，另一项集中在伊娃·阿格来西的行动上。伊娃的行动对地球上所有的妇女造成巨大的威胁。她现在行驶在通向都灵的 A4 高速路上。一个门垫男子在她身边左右不离，对她惟命是从。必须把这个反垃圾算法摧毁！伊娃离她的目标——都卡-得格里-阿布鲁兹大道还有 55.2 公里。



门导师刚刚离开里窝那，还要横跨 348 公里才能上光纤电子门垫。电子门垫是由费里西教授在辉煌的90年代创作发明的。之后费里西教授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把专利卖给了费阿斯科公司。

电子门垫和黑皮革做成的乌班图链接完好。门导师在大海上空飞行，她看到了地平线上的蒂雷尼亚和阿诺河。她想自己可以违反规则在比萨斜塔上空飞行一次。这只需 3 秒的时间。她还剩 20 分钟呢，用掉 3 秒还绰绰有余。看到地中海松林和高冈那，门导师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活力。

这时，一个奇怪的声音打断了这种诗情画意。
小门垫儿姑娘包内裹在衣服里的老式手机响了。
门导师抓起手机，机上显示：“幼儿园”。





她的小外甥女 **贝塔** 发烧了，15 分钟内，其他小朋友上游泳课之前必须接回家。门导师马上给门垫叔叔打电话。门垫叔叔礼貌地回答：“门垫儿姑娘，我在开会呢，请一个小时之后再打给我。”然后就挂断了电话。门导师无奈，只得给幼儿园打电话：“喂，我是小门垫儿姑娘，贝塔的姨妈，我的一个朋友要去接她。贝塔不认识接她的这个人，她叫门导师。只要保证贝塔准备好可以随时回家就行了。”

门导师掉转方向，“去里窝那贝塔斯坦幼儿园”，她对乌班图说。剩下的事情就由乌班图来做了，先去谷歌地图，找到幼儿园地址后把门导师放下。7 分钟后门导师和贝塔已飞行在拉斯佩齐亚和五乡地上空了。这次门导师没空欣赏风景，只用想象力去描绘美妙的爱情步行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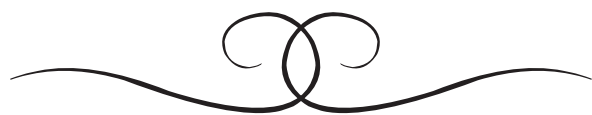
贝塔一直在玩乌班图，这是让她有事做避免掉下去的唯一方式。门导师不太有把握这孩子会不会按错了键，破坏了电子门垫和乌班图之间的链接。在一个一半被贝塔的游戏遮掩住的小窗口，门导师看到伊娃还在 A4 高速路上。



门导师 心中只有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挽救反垃圾算法。挽救了反垃圾算法不但能把人类从垃圾中拯救出来，还能让她的朋友西西免于女人普遍有的一种恐惧，就是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目标和时间都很精确。乌班图估测到伊娃所在位置需55分钟的时间，门导师正在收费站排队，必须在交通高峰时穿越整个城市。她还有其它两件事。贝塔需要一片阿司匹林，还需要吃些东西喝些水。有三个人认识门导师，知道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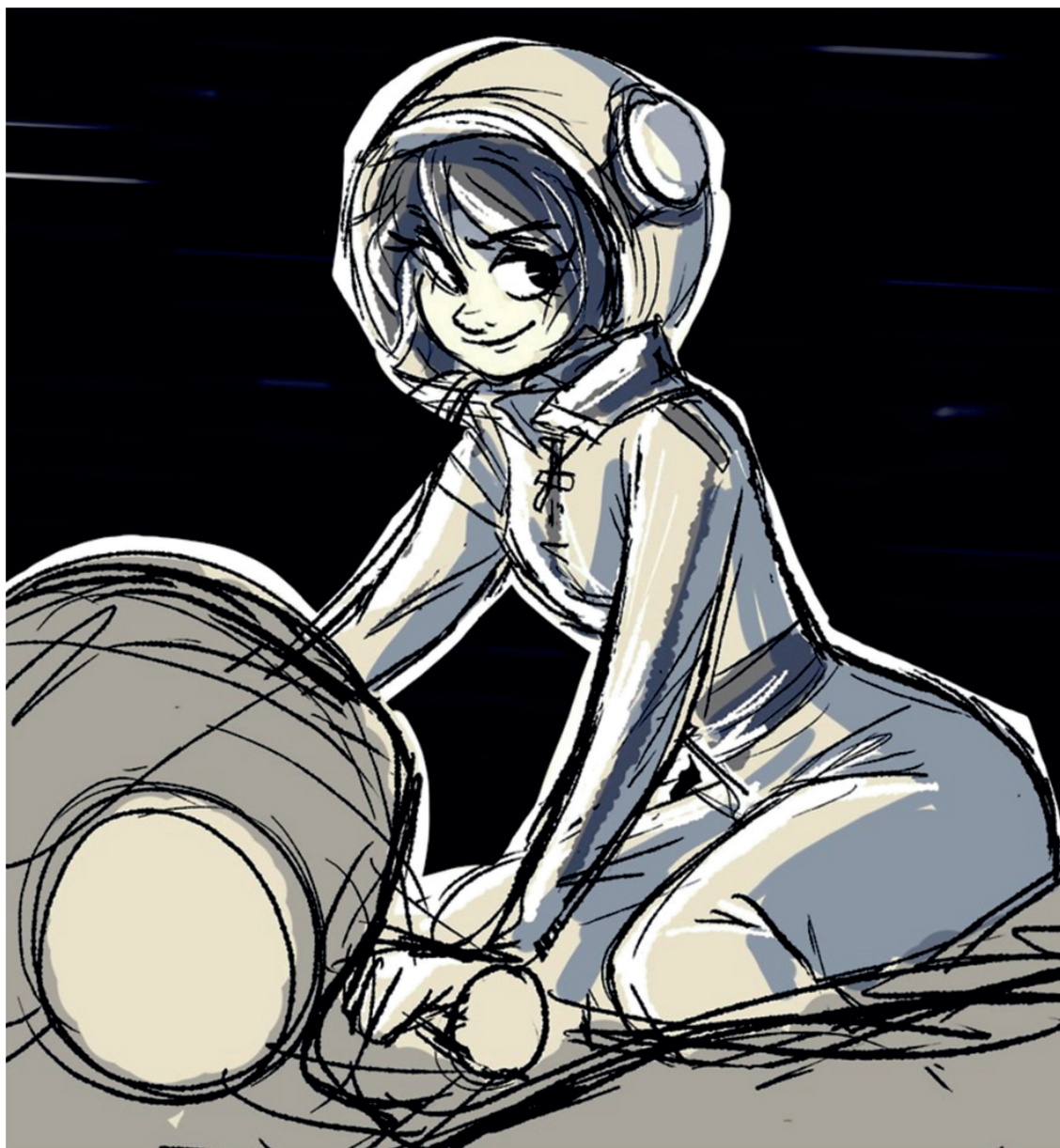
电子门垫的事。一位叫塔帕·拉科，是来自荷兰的设计师。一位叫毛巴德，是来自库内奥的中国教授，同门导师和费丽丝教授一起参与了电子门垫的项目。还有一位叫马可·杜里阿诺，也知道电子门垫和乌班图的秘密。杜里阿诺先生人现在在都灵，但他实际上来自一个并行的宇宙空间，门导师偶尔会与他取得联络。到底要选哪个资源呢？哪项任务可以委托呢？还有，委托给谁呢？





西西 在为最后一项测试认真地做着准备。现在中午12点了。午饭之前她还只有30分钟的时间。老实说，午饭时间她也休息不了，因为要趁这个时间回家给儿子做饭，还要给保姆交代一些事情。西西把一份垃圾样品放入了驱动器。这份样品是她刻意挑选的最令人恶心的垃圾。她最后浏览了一遍算法，编好后开启系统。系统执行需要 9 分钟时间。

西西把手放入包里。她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自己已经戒烟了呀。她找到了一卷铁丝，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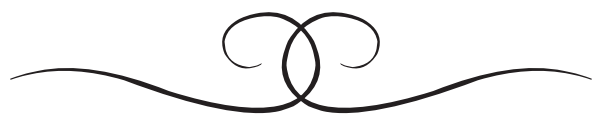
奶瓶和一小块乐高。西西等待着，在等待中她有了一个念头。她开始相信算法一定会成功，她有十足的把握。

西西打开推特，放松一下，看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皮埃蒙特区的推文清晰显示：“门导师回来了。门导师在朗格。门导师已到都灵。”

“太棒了，门导师！”西西边想边在包里找唇膏和镜子。西西照了照镜子，微微一笑。她看着电话显示对自己说：“祝你好运，西西。让垃圾去死吧！”

伊娃的门垫儿朋友也收到了好几条推文和短信。“门导师已达都灵。”伊娃注意到自己的朋友不再听她的话，就问：“你在干什么？给谁打

字呢？”“我什么也没干”，那个可怜虫回答，“好像门导师到都灵了。”伊娃气得推文都不想看，光听到门导师这个词就让她怒火冲天。她点着了一根烟，打开了收音机，查了查手机，同时一边开车一边大声吼。她也不看自己开到哪儿了，把车停下，下了车。她再次朝她可怜的门垫儿朋友说最刻薄最难听的话。她的朋友尽力安慰她，但伊娃已经失去了目标，不能集中注意力了。





贝塔 终于睡下了，尽管看起来仍然病得不轻。门导师切入自动飞行模式，这样她就可以在乌班图上工作了。门导师在研究伊娃。伊娃已经被自己的歇斯底里和那位可怜的门垫儿朋友试图使她恢复神智的努力彻底摧毁了。门导师又观察一下西西。西西正要打开垃圾驱动器。门导师看到她一边大叫“太棒了！”一边在键盘上打字。一会儿西西不在门导师视线之内了。西西钻到桌子下，拔掉台式电脑的插头——她用的不是笔记本电脑。西西拔掉插头后把电脑放在自己永远装不满的玛丽·包萍手袋里。推特上显示：

反垃圾算法网址 <http://tinyurl.com/hbftomd>。
门导师回到里窝那的家。在电梯里，她把熟睡的孩子放在地上，换好衣服后走进了房子。她让贝塔服了一片阿司匹林，然后把她放回床上。这些任务持续了一个小时，因为这时她的老式手机响了，是门垫叔叔打来的。他的会议结束了，所以给她回了电话。小门垫儿姑娘告诉他不要着急，贝塔有点发烧，但现在正在床上睡着，病情得到了控制。她可以待在家里照顾贝塔。毕竟，她今天再也没有有什么其它重要事情可做了。

